

# 黄河湾

□ 杨淑霞

姥姥家就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一个小小的黄河湾里,她和周围几个村庄的劳动人民赖以生存的那片土地不知道是不是那可以叫做“冲积平原”的地方。小时候我只知道从我家向北穿过一座很高的大堤,顺着黄河沿儿一直向北走就能走到姥姥家。

我永远忘不了,小时候,每当一听说黄河发大水,母亲和父亲不管手头正忙着什么亦或是正值深更半夜,他们俩都会惊慌地从睡梦中爬起,不顾一切地火速赶往姥姥所在的村庄或堤坝上去营救姥姥一家,有时还会和当地的老百姓一起划着小木船为姥姥抢救捞一些半生不熟的庄稼和一些曾经的生活用品。但每次打捞上来的东西都不是姥姥最想要的,她舍不得的那些个家什物件总是会被洪水无情地带走,不知最终会被掩埋在多么遥远或者多么深的泥土里、沙滩下。每当这时,姥姥总会绝望地望着被淹没的村庄嚎啕大哭,嘴里还忍不住念叨着自己那些曾经无比喜爱的小物件儿。父亲和母亲一边劝阻着姥姥的哭喊,一边把老人家扶上地排车。母亲和父亲一边拉着哭泣的姥姥和从洪水中抢来的几件无关紧要的东西,一边低头往前走,步伐无比得沉重。有时,姥姥好容易止住了哭声,母亲却又无声地噙泣起来,眼泪“啪嗒啪嗒”地砸在父亲脚面上……这样的场景父亲已经经历过数次,起先他还会轻声地劝慰着母亲,让她不要难过,等洪水过后他会和她一道儿帮老人家重建家园,置办家当。可后来,经历的次数多了,父亲也便越来越无语,他渐渐感觉到,母亲的哭泣不但是替姥姥心疼那些仅有的家当,更主要的是后怕和庆幸她又一次从洪水中夺回了自己的娘,倘若迟来一步,后果将不堪设想……她倒是不太担心姥爷,因为姥爷自小在黄河边长大,水性很好,又正值壮年,他一个大男人无论漂流到哪里都能够存活下来。舅舅自小也跟姥爷爷学会了一手好水性,可惜他十八岁参军去了部队,家里的一切苦难他都帮不上手,而这一切全都压在了当时才刚刚“成人”的母亲身上。好在父亲实在是个好女婿,他为姥姥家的付出有目共睹。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可父亲可以堪比姥姥的一名长子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母亲和父亲为姥姥家的付出赢得了舅舅和小姨的无比尊重和依赖,以至于舅舅复原回家结婚生子和

种种大事小情也还是离不开母亲和父亲的帮忙。

其实舅舅也是个对生活非常努力的人,可他赖以生存的环境就在黄河湾里,每年辛辛苦苦攒下的一点家当一场洪水也就清了零,为此舅舅很是苦恼,可他也只能一边苦恼一边拼命,别无选择。他和村里同龄的汉子们合伙买过一只大木船在黄河摆渡,想以此赚点钱来改变一家人的生活,可最终也没能改变多少命运。那时的木船,黄河两岸赶集上店互相串个亲戚是不会收费的,能买票搭船的大抵是远路载点货做点小生意的商客们,可那年月能做做生意的人并不多,因此舅舅们的收入常常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村里的那几个舅舅们撑船摆渡虽然没赚到多少钱,但也没有出过诸如翻船淹死人的重大事件。

有一年冬天,生意越发地萧条,舅舅们正商量要不要“歇船”,等明年春天再说,没想到就在那一天,上游不知哪家的船只发生了“翻船事件”,舅舅们发现浪涛中沉浮的人影就尽全力去营救,最终捞起了四个人,也不知是死是活。那时,别看各家都很穷,但关键时刻大家都会踊跃救命的,个别人家实在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管不起那碗饭,或者不知道这些人到底还能不能救活,就犹豫地看着那几个湿漉漉的“死人”,不敢上前。有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上前挨个儿试了试落难者的气息,招呼自己家的年轻人背走了两个,剩下的一男一女趴在河滩上没有人敢动,大概是觉得生还的可能性不大了吧。这时,姥姥看天黑舅舅还没回家,又听说了河道里发生了“翻船事件”就心急火燎地赶到河滩上,见此情景她二话没说大声招呼舅舅去拉家里的地排车把这两个人弄到家里。舅舅胆怯地小声问姥姥:“娘,这还能救得活吗?我害怕。”

说起来姥姥可算得上是个胆大果敢的女人,她说:“救活救不活都要救救看,救人哪还能光拣活的救?”

姥姥先是招呼邻居们帮忙把两个人的身子头朝下搭在院子里的石碾上不停地拍打他们的后背,然后在院子里升起火堆为他们取暖,黄河水不停地从他们的嘴里和身上慢慢往下淌。到了后半夜,姥姥看水吐得差不多了,就让舅舅把他们放下来,帮他们把湿衣脱下架在火堆旁烤着,又拿来家中仅有的两条棉被给他们盖上。忙活完这一切,姥姥便用手不停地搓着他们的手脚和脸蛋,还时不时在他们胸口窝上轻轻揉搓,姥姥说,你看这两个年轻人眉清目秀多俊呀,怎么看不像要死的人,一定能够给救活。舅舅连因加累终于撑不住回屋睡了,姥姥为火堆添着柴,心里默默祈祷观音菩萨保佑两个年轻人平安无事。许是观音菩萨真的显了灵,接近天亮时,男的慢慢苏醒“哇哇”地吐了一滩泥沙剧烈地咳嗽起来,这时,姥姥忙起身去灶上烧了两碗热水慢慢给两个人灌下去,两个人都“哇哇”地吐了,姥姥激动得涕泪横流,哭着说:“我的个乖乖,你们可算醒了……”

姥姥不停地给他们嘴里灌着温热的开水,以帮助他们恢复体温和冲洗他们肚子上的泥沙……直到觉得他们吐得差不多了,姥姥便忙不迭又踮起小脚去灶上烧了两碗软面汤给他们灌下。不到半天功夫,浑身直打哆嗦的两个人渐渐恢复了体温。

经过姥姥的精心护理,几天以后,两个年轻人就能坐起来跟姥姥说话了。原来,他们是河南省某县城的一对裁缝夫妇,每年一人冬,他们便将提前做好的大批帽子带到市场批发零售,在当地卖个差不多了就过河到我们这边来“占领市场”,也因此赚到了不少钱。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他们这次刚搭上一只船不久就遇上了风浪,连人带货都被卷进了河里……

姥姥一边听着他们的讲述,一边不停地在观世音菩萨的塑像前烧香磕头,以感谢观世音菩萨的大恩大德。两个年轻人也跪在姥姥面前说:“是大娘救了俺们的命,大娘就是俺们的观音菩萨。”并非要认姥姥做

“干娘”不可,可姥姥死活不肯,她老人家始终信守着老辈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规矩”,她听老辈人说,有亲儿绝不能认“干儿”,人这辈子能有几个儿子是命中注定的,如果命里只有一个儿子,认了“干儿”就会折损亲儿的寿命和福报,舅舅是她和姥爷的命根子,她怎会“因小失大”?

一对年轻人见姥姥如此“坚持原则”,便无比遗憾地站起身对姥姥说:大娘是俺的救命恩人,俺没齿难忘。

几天后,他们在姥姥家养好了身子准备返乡了,小两口含泪给姥姥磕头道别。男人说,他早年丧母,大娘虽然不让他改口,可他心里已经把大娘认做了亲娘……他们比舅舅大几岁,自然成为了舅舅的哥嫂,于是,从那年起我就又多了一个“大舅”。大舅也有大舅那边的习俗,他说,姥姥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就是又“生”了他一次,非要姥姥给他起个乳名,这样他就真正实现了“重生”,以后就会福多灾少,活得更结实。姥姥就真的给他取了个乳名叫“生子”。

自此,生子舅每年在他得救的那天 and 每年春节的正月初六都会回来看望姥姥。大舅两口子是一对头脑聪明活泛的人,而且勤劳能干吃苦耐劳,他们不断改变着生意上的思路变着法儿赚钱,不到几年的时间,他们连生了四个儿子,并且把日子也过得富足殷实。姥姥时常夸赞他们是持家过日子的好手。他们也曾经把姥姥接到他们那边的县城里生活,并教给舅舅做生意,免得姥姥再经受水灾。可姥姥却说,黄河湾再怎么贫穷但毕竟是自己的家,她的根在这里,她的魂在这里,环境好收成好都是她自己的命,人不要背离自己的命。

姥姥无条件地热爱着她脚下这方曾带给她无比困苦和灾难的土地,她纤弱的外表下有着一颗无比执着而坚强的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感觉到,姥姥虽然脾气不好,但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善良、顽强且很有志气的女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舅也渐渐成了个“老头儿”,姥姥嘱咐他说:生子呀,往后你也不是“小孩儿”啦,别一趟趟地来看我,大老远隔河倒坝地来回折腾也不容易。大舅就哭了,他一头拱在姥姥怀里说:有个娘比人强!您老人家别不要我好不好?

直到姥姥去世,大舅终于哭出了那声娘,那一声“我的娘……”震天动地。

## 黄河是有家的

□ 路小曼

黄河——  
我久久地打量着这两个浑浊的字

一时拉长,一时缩小  
一时腾了空,一时入了海  
它是商是周是唐是宋,是行是草是隶是篆  
是博物馆里的鼎彝  
是青稞,是大豆,是高粱  
是时代一把新鲜的泥土

我问黄河

从巴颜喀拉山到渤海有多远  
从孔子到今人有多远  
她说黄河九道弯  
专门在齐鲁大地转了个弯  
这是一片深沉的土地啊

进入一山一水一圣人的地方

黄河这尊巨龙有点倦了  
变得慢,静,温良  
缓缓地依偎进大海的怀抱  
我们的母亲在母亲的臂弯里  
被轻轻地摇

## 黄河情

□ 曹娟

黄河  
我的母亲河  
你从亘古而来  
流淌着祖祖辈辈不老的传说  
“我的娘……”震天动地。

黄河  
我的母亲河  
你曾经千曲百折  
奔流到海是你不变的承诺

黄河  
我的母亲河  
你从青藏高原而来  
跳动着祖先最原始的脉搏

黄河  
我的母亲河  
你曾经千难万险  
永不言败是你与生俱来的气魄

黄河  
我的母亲河  
我愿做你浪花里的一朵  
为你欢呼为你放歌

黄河  
我的母亲河  
无论你是暴躁还是温和  
爱与恨我都无法解脱

黄河  
我的母亲河  
你孕育了黄河文明  
每块土壤里都淤积着你的苦涩

黄河  
我的母亲河  
我想挽留你  
却留下我独自依然思索

动文化现象。它是在抵御黄水侵害而修筑堤坝的劳动中,为了消除寂寞,缓解疲劳,提高士气,统一步调,即兴喊唱的一种娱乐形式,称之为“破号”,也称“夯号”。鄆城有着丰富的黄河夯破号文化积累。黄河夯破号子,经过劳动人民长期而广泛的群众性即兴创作,口传心授,在世代相传中逐渐发展起来。

1975 秋后,旧城黄河段筑堤修坝,城关公社选派了 14 个打夯队,都是从各大队选拔的精兵强将,表哥的打夯队代表魏庄大队“出征”。堤坝上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夯队“大比武”,破工们一个个虎背熊腰,他们上身赤膊,下身着短裤,露出一身黝黑的腱子肉,四肢非常发达,打起夯来生龙活虎,干劲冲天。14 个打夯队开展起夺红旗竞赛,堤坝上红旗招展,号子声此起彼伏,声震云天。八十多公斤重的石夯,一个比一个抛得高,号头高声引喊,破工强音应合,一个比一个喊得响亮。夯声阵阵,夯歌嘹亮,夯声、夯歌交织在一起传遍黄河两岸。经过一番激烈的“鏖战”,结果,表哥带领的打夯队勇夺第一名,当时,还受到城关公社的表彰了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社会进步和现代化机械普及,汽车、电夯逐渐成为打地基的主力。石夯亦不在治黄和建房中发挥作用。会唱夯破号子的人逐渐老去。据了解,目前会唱夯破号子的人基本上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且人数越来越少,夯破号子面临失传,是乡愁的一件憾事!

石夯,作为乡愁的一部分被冷落落到某个角落,优美动听的夯歌也消失在乡愁里。黄河岸边的夯、破号子,似故乡亲切的呼唤,如同熟悉的乡音。夯、破号子,作为一件广为流传、广为应用、助推民族建筑史并给无数百姓带来享受的民间艺术精品,应该让后人去追忆和留恋,并期待其成为一门艺术,一抹风景,一缕乡愁。

## 黄河大堤的前世今生

□ 仪凌燕

我的家乡鄆城地处黄河下游,西、北两面被黄河环绕,对黄河,黄河大堤自幼便非常熟悉。幼时记忆里的黄河大堤就是一高高的长长的宽宽的土墙,由堰下爬上大堤会累得气喘吁吁,堤的里面是黄河,还有我们的庄稼地。至于地里庄稼的收成,全看黄河水势情况。有时候到了丰收的季节,黄河水涨了,把庄稼全部淹没,一年的辛苦就全部打了水漂。

从小奶奶就告诉我,黄河大堤是保护我们的性命和家园的。大堤如果不牢固,黄河一旦发大水,大堤被冲毁、决口,黄河水流向堤外就像灌老鼠洞,堤外附近村庄的人无处可逃,死伤无数。奶奶每每说到这里,都会眼含热泪,因为年轻时的奶奶经历过黄河决口,转眼间亲人生死分离,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奶奶提起这些事情仍然有巨大的恐惧。

黄河大堤由来已久,历尽沧桑,关于修筑筑坝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远古时期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齐桓公召开“葵丘会盟”首次为修筑黄河大堤立规建制(而“葵丘会盟”的遗址就在我们鄆城境内),东汉时期水利专家王景“筑堤理渠”平息黄河水患,被历史记载为“黄河安流八百年”,可见黄河大堤的修建自古倍受朝廷重视,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说的就是大堤修护的重要性。在我幼时的记忆里,每年的冬天,父辈们都要去出工挖河,疏通河道,加固堤坝。到了现代,治理黄河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三门峡水库”“小浪底工程”等彻底理顺了黄河的脾性,黄河水再不能泛滥成灾,黄河大堤终于卸下了保护生命的唯一责任,变成了集防洪保障、抢险交通、生态景观三线合一的魅力堤坝。

现在的黄河大堤,平整的柏油马路弯弯曲曲,依河的流向而延伸,堤的两旁风景秀丽,成了名副其实的自然景观,春夏秋冬风景宜人,吸引无数人前往。初夏季节,路两旁的防护林已经郁郁葱葱。有柳树,有杨树,一排排,一片片,高大而整齐。树荫下,堤坝上茂密的护堤草似绿地毯一般,偶有一些不知名的黄的、红的野花映入眼帘,好运气的话你还会发现一些野草莓呢。堤坝上不时会发现大片的茅花随风摇曳,它像缩小版的芦花,芦花可是诗经时代的高洁香草呢,可如今沦落成无人问津的野草,但它宠辱不惊,依然一岁一枯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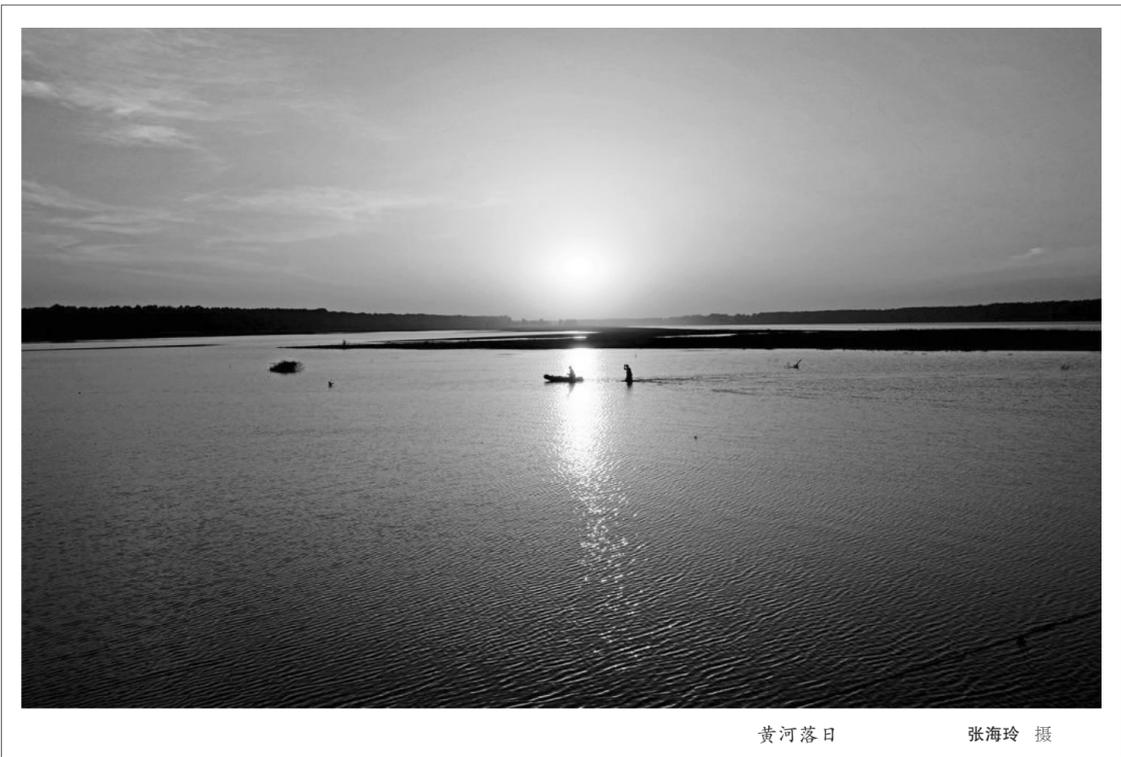
堤坝外的树木近几年丰富了许多,有成片的观赏树,有楸树、枫树、银杏树。楸树正在开花,有紫有粉,成团成簇,似桃花如桐花。楸树据说是一古老树种,原来生了闺女的人家要在门前种几颗楸树,待闺女出嫁时打嫁妆用,可想这种树材质一定是上乘的。到了秋天就是枫树和银杏树的天下了,正所谓各领风骚占季时。

除了观赏树,还多了许多果树,堤坝外还增加了很多采摘园呢!有种植草莓、西瓜的,还有桃子、梨子等等。我刚刚发现一大片油桃林,油桃结得多,一疙瘩一疙瘩的,红艳艳的油桃在绿绿的叶子间隐隐约约,掩映映映,风儿一吹,似害羞一般的躲躲闪闪。

堤坝外的村庄掩映在茂密的树丛里,这些村庄曾经受过多少黄河决堤的噩梦,如今安然地坐落在堤坝旁边,似世外桃源一般。每经过一个村庄,我喜欢从堤上拍延绵通向村庄里的小路,干净的公路一溜儿向下延伸,不知尽头的模样,有一种神秘感。临近村庄的堤坝上你会被一群一群的青山羊吸引,羊儿在堤坝上自由自在地啃食着青草,远远的由主人看着。羊儿干净而俊俏,你走过去和羊儿合影,它们抬头看看你,并不被过多地干扰。

我知道几处亲近黄河的好去处,临濮、董口、旧城、李进土堂,有的适合拍照,有的更适合游玩。黄河的转弯处有时候会出现大片的沙滩,赤足走在上面,湿的沙细腻柔软的,用脚踩踩更加松软,脚还会陷下去。干的沙细细的滑滑的,走在上面那种舒适感,让人瞬间忘记了烦忧。在没有尿不湿的时候,黄河细沙包裹过多少孩童的屁股,呵护我们成长。

此时的黄河水蜿蜒而来,远远望去水天相接,没有汹涌,没有澎湃,安静地流淌着,孕育着大地上的一切。黄河大堤的风景或秀丽或壮阔,有几分宁静、几分庄严,美而神秘,任君冥想古今。



黄河落日

张海玲 摄

## 黄河岸边的夯号声

□ 侯凌肖

自古以来,黄河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摇篮,东汉末年文学家应玚留下千古名句:“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黄河,这条奔流不息的河流,用她甜甜的乳汁哺育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流经我的家乡千年古县鄆城时,长达 105 华里。

黄河作为母亲河,滋养着千年古鄆,孕育了多样化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鲁西南黄河夯破号子,是在治黄筑坝过程中使用的劳动号子。破号由夯号演变孕育而来,夯号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 6000 年前城头山古城夯筑时期。清末民初,主要用来夯夯房屋地基的石夯被借用到修筑黄河大堤的工地上,改造成石破,打破即是打夯的另一种形式。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黄河流经鲁西南的鄆城地域,农村盖房打地基,需要请号头(或破头),打夯的人用石柱夯实基础的。壮年汉子把石夯立起来,石夯两侧绑着两根一长一短的木棍,长木棍是夯号(破头)扶持的夯把,用绳索把木棍、夯杆与石夯捆绑结实,夯的底部四周拴上麻绳,石夯也就做成了。打夯,是一项群体活动,一般是 7 人或 9 人,扶持夯把的号头负责拽顶绳,两个人分别在前后拽拉,目地是使夯柱前后方引领,中间六个人拽着六条绳子,是打夯的主力。号头都是心明眼亮的人,夯要得高,落得稳、砸得实,全靠号头掌握,不能有半点疏忽,不硬的话,夯柱一旦走偏会伤到人。由于打夯人多,步调一致尤为重要。所以,号头是总指挥,手里要一提一放,不能抓得太死,使得都是巧劲儿。扶持夯把的人,村人叫“夯头”或“号头”。打夯时,一人领唱,名为“号头”;众人应和,名为“应号”。号头喊着打夯的号子(也叫破号):“拉起来!”七八个彪形汉子一齐向上拉夯杆,一边齐声应和着“夯着!”,随着“嗨呀,喂呀”的号子声,夯柱在半空中一起一落,一排排密

实地打着地基。

领唱夯歌,是号头的“拿手戏”,本人要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嗓音宏亮,是整个打夯队伍的灵魂。他的作用在于协调动作、活跃气氛,一人喊众人应,喊有喊腔,应有应词。夯歌灵活多变,妙趣横生,也有现编现唱的夯歌。号头领喊:“同志们呐,加把劲呀!”众人回应:“加把劲呀!哟嗨嗨!”号头领喊:“角角楼要打打到呀!”众人回应:“要打到呀!哟嗨嗨嗨!”号头领喊:“小心碰你的脚呀!”众人:“知道了呀,哟嗨嗨嗨!”号头领:“高高地抬呀,稳稳地放啊!”众人:“稳稳地放啊,哟嗨嗨嗨!”夯歌一般诙谐幽默,风趣动人,整齐而雄浑有力。伴随着夯歌,人们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夯起夯落,把枯燥无味的重体力劳动,变成了身心愉悦的快乐活动。看夯石起落,听夯歌阵阵,那“拉起来,夯着!”“嗨呀,喂呀!”的夯歌飘荡在鲁西南的乡镇村落,让人感受到力与歌的交织是多么的美妙,在视觉和心灵上给人一种强烈的感染力,留下难以割舍的情愫,也成就了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

在故乡,表哥是俺村响当当的“号头”,也是一个憨厚而热心的人,他为人实在,乐于助人。憨厚纯朴的表哥十分看重乡亲乡情,村里谁家盖房打地基,每次都是随叫随到,从不摆架子,从不误事,在村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表哥虽没文化,但记忆力超强,多种夯歌号子熟烂于心,喊起号子来精神抖擞,声音高亢宏亮,喊出的夯歌子极富穿透力和感染力。那夯歌号子听起来挺有意思:“八月里呀嘛,荞麦花呀,铃铛相衬一溜莲花。有歌德,防白袍,跨海征东呀,咳咳依嘛依啊!九月里呀嘛,菊花

开呀,严霜打死一溜莲花,有吕布戏貂蝉,天配姻缘呀,咳咳依嘛依啊……”除了手中的夯,他们没有伴奏,但把那简单的、有节奏、通俗的唱词,喊成了意蕴悠长的号子,使打夯人缓解了疲劳,且动作一致。随着夯柱起落和加快,号子声也逐渐加快了节奏,真是气势磅礴,雄壮有力,号声震天,时而深沉稳健,时而铿锵雷动,石夯与夯歌组成了奇妙的力与歌之美,让人体味到视觉与听觉的享受。

在那物质匮乏、娱乐项目极少的年代,高亢的夯号声,像磁铁般吸引着无聊的孩童们,纷纷蹦跳着跑到打夯的地槽边围观,但往往也会遭到大人們的喝斥和驱赶。

兴生产队的年代,社员们对挣工分看得重,是不肯随便缺工的,因为缺工年终会被扣口粮。所以,为不耽误生产劳动,往往利用夜间打夯。地基旁立一根木杆,木杆上端拴系上一盏防风的“马灯”或嘎石灯,起到照明的作用。主家喊来八九个青壮劳力,挑灯“夜战”,也是赶建房进度常有的事。仲秋时节,一轮明月挂在树梢上,银白色的月光洒满大地,村庄里传出阵阵嘹亮的夯号声,打破了寂静的夜色,铿锵有力的号子声传得很远很远,振奋人心的夯歌,为艰苦岁月下的村民们,注入了战胜苦难日子的信心和力量,夯歌里充满了对未来新生活的希望和期盼。那时的夯歌夯号,响遍黄河岸边的村村镇镇,是村镇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鄆城,位居黄河决口“摆尾”的频发区,深受黄河之害。随着年复一年黄河筑堤修坝工程的开展,石夯石破派上了用场。黄河夯破号子日趋成熟,成为筑堤修坝工地不可缺少的劳